

山楂树之恋 艾米 至死不渝

俗世的我们担不起纯净的爱。看别人的故事，流自己的眼泪……

艾米◎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

山楂树之恋 翼 至死不渝

艾米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至死不渝 / 艾米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1. 3

(山楂树之恋文集)

ISBN 978-7-80256-224-0

I. ①至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23942号

至死不渝

出版人 范 芳
责任编辑 陈丹丹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(Qunyan Press)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
邮政编码 100006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编 辑 部 010-65276609 65262436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读者服务 010-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封面设计 朱 雨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620×889 1/16
印 张 30
字 数 518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224-0
定 价 29.80元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石燕以前是非常崇尚一见钟情的，觉得只有一见钟情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，因为人的第一印象是最真实最准确的，像那种开始看起来很不顺眼，后来慢慢克服，慢慢习惯，最终才熬到可以忍受的地步的感情，根本不能算是爱，充其量也就是凑合而已。

一句话，真正的爱情不是“习惯”出来的，不是“培养”出来的，不是“忍耐”出来的，而是一见钟情的，是自动爆发的，是控都控制不住的。培养出来的爱情就不叫“爱情”了，最多只能叫“感情”或者“亲情”。

她这么迷信第一印象，也算是空穴来风，还是很有依据的。她读高中的时候，班上有个男同学叫黄海，长得那叫一个丑，简直到了恐怖的地步，大家背地里都叫他“钟楼怪人”。刚开始她看都不敢看他，一看就觉得心惊肉跳，完全理解他的父母家人是怎么活下来的。

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她胆子好像就慢慢大起来了，多少也敢看一两眼了。再后来发现黄海挺聪明的，不是一般的聪明，简直是聪明透顶，门门功课都很好，对人也挺好，她就不觉得他恐怖了，有时也敢跟他讨论一下学习上的问题了。

高考那年，黄海众望所归地考了全省第一，被名校 A 大录取了，临走之前特意上她家来告辞。她妈妈听说是考上了 A 大的那个男生要来，非常欢迎，特意把家里收拾了一通，还请了假待在家里恭候名校生，不知道是为了暗中保护女儿，还是为了看看究竟什么样的珍禽异兽才能上 A 大。

结果黄海一登门，她妈妈差点吓出病来，看都不敢看他，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望着别处。等黄海走了之后，她妈妈对她做了一个长篇大报告，警告她不准跟那个黄

海谈恋爱。等她赌咒发誓地说明没跟黄海谈恋爱、也绝对不会跟黄海谈恋爱后，她妈妈舒了口气，但还是心有余悸地问：“怎么有这么……难看的人？你们平时……敢不敢跟他说话？”

“怎么不敢跟他说话？”

“他……爹妈也是这样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听说他是出生的时候，被医生用什么钳子夹成这样的了……”

她妈妈愣了一阵，说：“怎么刚好把脸夹坏了？生孩子时用产钳的多得很，也没见过夹成……这样的，最多就是把脑袋夹尖了，智力受点影响……”

“那他还是幸运的，只把脸夹坏了，如果把脑袋夹坏了……他就考不上 A 大了……”

“夹成这样，就算考上 A 大了，又能……怎么样？一辈子……还不是……不幸福？”

石燕那时候完全不这样想，在她看来，只要能考上 A 大，就算丑得跟黄海一样，也是幸福的，而且她那时已不觉得黄海丑了。但她还是挺理解她妈妈，回想她自己第一次看到黄海时的感觉，应该不比她妈妈好多少，只不过在一起久了，就慢慢习惯了。

看来还是第一印象准确。

后来听说黄海在大学里找了个挺漂亮的女朋友，像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爱斯梅拉达一样漂亮，但大家都不相信，说 A 大这样的学校哪里会有漂亮女孩？就算有，也轮不到他黄海，是不是因为黄海长得像“钟楼怪人”，人家才顺水推舟地说他女朋友像爱斯梅拉达？

但有年夏天，黄海把女朋友带回家乡来了，让大家狠狠开了一下眼界。虽然大家背地里都有点失望，觉得那女孩没爱斯梅拉达那么漂亮，但黄海这么丑，却找了一个不丑的女朋友，还是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。

再后来，那女孩众望所归地跟黄海吹了，听说就是那同一个暑假，那女孩也把黄海带回她家乡去了一趟，结果回到学校就坚决地跟黄海分了手。

黄海是石燕高中毕业后唯一一个经常保持联系的同学，大概她也是黄海高中毕业后唯一一个经常保持联系的同学，因为黄海好像把她当成了一个倾诉对象，差不多给她写了半年的长信，每封都是讲他跟那女孩的恋爱故事和他失恋之后的苦恼的。

石燕只想做个沉默的倾听者，而不想发表意见，因为她心里也觉得那女孩跟黄海在一起太亏了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；厌丑之心，大概也是人皆有之。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钟楼怪人对爱斯梅拉达那么好，最终不也没得到爱斯梅拉达的爱情吗？反倒是那虚情假意的花花公子，骗到了爱斯梅拉达的爱情。可见男生如果想靠人品和才智打动女生，起码要在长相上过得去才行。如果长相太糟糕了，那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别爱上那些漂亮女孩，不然的话，即使他过得了女孩那一关，也过不了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关。

她猜那女孩肯定是因为认识黄海久了，就慢慢看惯了他的样貌，于是他的才华和人品就占了上风，使那女孩爱上了他。他们虽然也到黄海的家乡来过，但黄海的老乡们都早已看惯了黄海的“钟楼怪人”像了，所以也没谁过分惊讶。但等到那女孩把黄海带回她自己的家乡之后，那里的人都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怪的人，而且又没机会见识他的聪明和善良，免不了就会大惊小怪，你一言，我一语的，那女孩的爱情就淹没在唾沫星子里了。

黄海那段时间简直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，说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叫那个接生的医生索性一产钳把他夹死算了，要么，干脆不夹也行，就让他闷死在他妈妈的子宫里。

石燕吓得赶快安慰他，说：“你这么聪明，上的又是这么好的学校，怎么还说是最不幸的人呢？不知多少人都想跟你换个位置呢！”

黄海仍然很绝望：“谁想跟我换位置？你想跟我换位置吗？”

石燕还真有点想跟他换位置呢，但她不是想以物易物，彻底地跟黄海换位置，而是部分地换，有保留地换，不换相貌，也不换才智，因为她觉得她的才智也没低到哪里去，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她经常是跟黄海两人垄断全年级的前一二名的，但她就读的C省师院却比黄海的A大要差好几倍，所以她只想换个学校。

幸好现实生活里她不能跟黄海换位，如果真能换位的话，她还有点为难呢，因为她既想上黄海的A大，又不想跟黄海一样丑。

她会沦落到去C省师院念书，很多人都说是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，她听了觉得挺冤枉的。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好像说的是那些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就不好好用功，爱耍点小手腕，结果吃了亏的人。她根本不是这种情况，她学习一向很用功，从来不会因为成绩好就骄傲自满，她在学习上也从不要手腕。

她沦落到C省师院的原因，好像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讲清楚的。

她父母都是军工厂的工程师、技术员，是为人民海军造舰艇的。在那个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的年代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。大概是为了糊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，工厂特意搬到一个不靠海的地方，而且分成好几个分厂，分散藏在好几个山沟沟里，一个分厂只造舰艇的一部分，造好后再运到什么地方去组装起来，这样不仅能瞒过远在海外的美帝苏修，连我们内部隐藏的那些反革命分子也能瞒过去。

那些分厂都没名字，只有代号，可能美帝苏修的炸弹是认名字的，知道了工厂的名字，就知道往哪儿丢炸弹了。各个分厂的代号也编得很隐晦，不用文字，只用数字，从001编起，一直编到009。巧得很，石燕的父母所在的那个分厂编号正好是“007”，不过那个年代没多少人看过“007”的电影，也不读成“零零七”，而是按照据说是电信局的读法，读作“洞洞拐”。其他的分厂都用这种读法，“洞洞幺”，“洞洞两”……反正都是“洞洞”。

这一招似乎很见效，厂子搬到小山沟里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遭到过美帝苏修的狂妄滥炸，也没有被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搞到破坏，就是把那些工人和家属们憋得够受，待在那么一个上不沾天，下不沾地的鬼地方，不通公共汽车，不通火车，更不通飞机，进山出山都是靠厂里的汽车，孩子们都像《江姐》里面的小萝卜头一样，窝在那个小山沟里，很少出去见世面。

石燕就是在“洞洞拐”的子弟学校一路读上来的，小学和初中都没出那个山沟，读高中的时候，才算成了一只金凤凰，飞出了“洞洞拐”的那个山沟，不过也就是飞到另一条山沟里去了，因为高中在另一个山沟里，从“洞洞幺”到“洞洞勾”，所有考上高中的子弟都在那里读高中。

石燕在学校住读，每周回家一次。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，个个老师都喜欢她，个个老师都说她聪明，又听老师话，真是人见人爱。到了高二的时候，就有老师建议她跳一级，早点考大学。

那时已经不怎么兴跳级了，所以跳级就成了一个殊荣，她的父母都很兴奋，她也兴奋得不得了，全家人眼里都只有这个殊荣，基本上没功夫去想为什么要跳级，也没功夫推敲早一年考大学究竟有什么好处，更没想过跳级会不会有副作用，就这么欢天喜地、稀里糊涂地跳了级。

结果她那年高考考砸了。

第一天上午考完出来，她跟人对答案的时候，发现别人说的好些题她都没印

象，跟人家核对了老半天，才发现她做漏了题。高考试卷是铅印的，两面都有题，但她以为跟学校油印的考试卷一样，只有一面有题，所以只做了卷子正面的题。早早就做完了，但她不敢交，一直在那里检查，因为她知道如果交卷太早了，万一出了问题，她会悔恨终生的。

于是她捱到最后一分钟才交卷，但还是出了问题。她当时就呆了，恨不得跑回考场把试卷拿回来重新做过，那些题她肯定会做，如果给她机会，她肯定都能做对。但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，因为试卷是一考完就密封起来送走了的。

她不知道那天是怎么捱回家的，反正回家之后把这事一讲，全家人都呆了。她跟她妈妈都是呜呜地哭，她爸爸跟她弟弟就大眼瞪小眼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爸爸才镇定下来，跑出去找这个找那个，但谁也没办法挽回这一点。

这不啻于当头一棒，后面几天的考试，虽然她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想把剩余的考好，但遇到了这样的事，哪会不影响心情和考试状态？分数出来之后，她发现她跟什么 A 大 B 大的好学校是彻底绝缘了。

这事在那些“洞洞”中成了头条新闻，几乎人尽皆知，一个原因可能是太出人意料了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些人本来就恨红她的跳级，这下好了，终于出了一口恶气。大家碰见她或她家里人都要说起这事，老师遗憾地说：“啊？你怎么这么粗心？连卷子反面都不看一下？老师不是说过要仔细，要仔细吗？”

她无话可答，老师的确是一再交待要仔细，要多检查几遍，不要急于交卷，交卷早，也没人给你加分，那何必要早交呢？要检查、检查、再检查。

她说：“我是检查、检查、再检查的呀，我也没有提前交卷啊，但是……”

刚开始她还解释一下，辩驳一下，但她发现越解释人家的批评就越重，越辩驳人家问得就越多，于是决定什么也不说了，尽量躲着这些人就是了。但是“这些人”真多啊，有的不满足于在路上碰见说几句，还专程深入到她家里来教训她，教训她父母，顺便也教训一下她弟弟。教训她的还算是好心的，那些幸灾乐祸的人，完全就是到她家来嘲笑她几句的。

有的现身说法：“我每次不管做完什么试卷，都会从头到尾看一遍，数数有几道题，每题多少分，看能不能加到一百分。如果你那时跟我一样，把每题的分加一加，就不会漏题了……”

有的痛心疾首：“你怎么这么粗心？这可是‘一考定终生’的时刻啊……”

还有的挖到根子上去：“你先就不该跳级的，不跳级哪里会有这种事？你看我

的孩子我就不让他跳级。是谁建议你跳级的？你应该告那个老师，他耽误了你的一生……”

说这话的人有很多当初也是竭力撺掇她跳级的，那时几乎没人不赞成她跳级，有的家长还专门为这事到学校去扯皮，说学校偏心，怎么没让他们的孩子也跳级。但她也没用录音机把人家说的话录下来，所以现在也没法证明那些人当时是赞成她跳级的，也应该负一部分连带责任。

也有的不同意告老师：“怎么能怪人家老师呢？老师只让你跳级，又没让你只做卷子正面的题……还是要怪你们自己……”

还有更厉害的：“什么做漏了题啊，都是借口。考不好就承认考不好，还偏要找个遮羞布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……我早就说了，谁知道她平时的那些高分是怎么弄来的……现在好了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就真相大白了……”

她的父母本来是想让她复读一年再考的，但是他们那个高中早已人满为患，根本不允許复读，如果她想复读就得到很远的县城去，不光要交一大笔钱，还要排队，像他们这样没县城户口的，还不知道排不排得上。

她自己是坚决不复读了的，现在就被人这么穷追猛打地教训，如果还去复读一年，那不得再听一年的教训？那还叫人活不活了？她决定就到录取她的 C 省师院去读书，学校远一点，也没名气，但总比待在这个小山沟里被唾沫淹死好，谁能担保复读一年就一定考得好呢？

于是在八月的一天，她由父亲陪着，仓皇逃到了位于 D 市的 C 省师院。

刚到 C 省师院的那段日子，石燕几乎每晚都躲在被子里哭。C 省师院太让她失望了，学校没名气也就罢了，学不到东西也就罢了，本来她也没指望在这里成什么大气候，只指望尽快熬过这四年本科，一毕业就考研究生，考到一个好学校去，扬眉吐气，从新做人。但 C 省师院的问题远远不只是没名气，完全像个充军流放之地，这四年怎么熬得过去？

C 省师院的前身是 D 市师院，如今大学升级风盛行，两年制改三年，三年制改四年，培养为人师表们的学府也未能免俗，师范改师专，师专改师院，师院改师大，市办变省办，省办变国办，于是 D 市师院摇身一变成了 C 省师院。但名字改了，内部结构却没多大变化，仍然是那些老师，仍然是那些课程，虽然挂了个“C 省”的大牌子，但也没把学校搬到 C 省的省会 E 市去，还是待在 D 市。

D 市是个矿山城市，只市政府那块还像个城市，一出那块，就像进了矿山一样，路边全是一座座小山，而且是那种不长树的小山，整座山都是光秃秃的，山上是大片大片颜色可怖的石头。听说那些小山的内部都被采矿的掏空了，摇摇欲坠，经常塌方，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，雨水可以把半座小山带下来，活埋路上的车辆和行人。

D 市的北面是煤矿区，不知道挖出来的煤块是供应给谁了的，但那些煤块肯定是见者有份，因为 D 市上空永远都飘浮着灰黑的尘土。如果出门上街的时候刚擦过皮鞋，换过衬衣，那么等你回来的时候，衬衣的领口啊袖口啊就都成黑的了，皮鞋却从黑色变成了灰色，头发那不用说，早就黏糊糊的了。

从煤矿区经过的时候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矿工，衣服黑糊糊的，手脸也是黑糊糊的，可以说比正宗非洲黑人还黑，但牙齿却不像正宗非洲黑人那样从头到尾的白，

而是这里那里沾着煤粉，像斑马一样黑白相间。

不幸的是D市火车站就在那一块，所以石燕坐火车回家的时候就非得那片去不可。不用说，火车站也沾了煤矿的光，到处都沾着黑糊糊的煤粉，候车室是脏糊糊的，火车厢是脏糊糊的，车上的厕所那就更是脏糊糊的了。她每次去坐火车的时候，看着车站附近那些光秃秃的小山，看着山脚那些歪歪斜斜的工棚，就只想哭，不知道是为那些矿工哭，还是为她自己哭。

坐在火车上，她也是坐一路，紧张一路，因为同行的大多是矿工，从附近的乡下来矿山干活的。煤矿很少有女矿工，所以矿山基本是个“男儿国”。那些矿工看见了女人，不管你年纪大小，也不管你是丑是美，都会想方设法往你跟前凑。石燕第一次坐火车就差点给吓死，因为一路上不断有男人坐到她身边来，使劲挤她，还趁她打盹儿的机会摸她捏她，吓得她觉也不敢睡了，一直睁大眼睛，惊慌地看着那些露出斑马牙对她微笑的矿工。

她父母听说了火车上的情况，就不让她单独坐火车回家了，他们找熟人，走路子，每次放寒暑假的时候就想方设法找辆车来接她，开学的时候又想方设法找辆车送她回学校，当然都是货车，就是那种“解放”牌大卡车，因为她父母没本事搞到小车，不过她已经觉得很舒服了，至少不用担心有人摸她捏她。

她从前总觉得“洞洞拐”那小山沟贫穷落后，闭塞不堪，一心只想逃离那个地方。但她在D市待了一段日子，再回到“洞洞拐”的时候，觉得那条小山沟真是山清水秀啊，什么地方都像水洗过的一样干净。极目远眺，可以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；登山鸟瞰，可以看到厂房农田，绿树红花，真的是风景如画。不像D市那边，总让你怀疑自己的视力有问题，因为看什么都是灰蒙蒙的。

她每次还没放假就在盼望着回家，快开学了又舍不得离家返校。D市对她来说，就是个流放地，能在那里少待一天，就少待一天。

D市的南面是D市钢厂，钢厂周围是工人区的居住区，有个很美的名字，叫“钢花村”，但那里的工人宿舍又老又破又小，那些街道既狭窄又肮脏，一下雨遍地泥泞，得穿高筒胶鞋才能在那里行走。有次学校停了几天水，石燕跟一个家在钢厂的同学去厂里的澡堂洗澡，刚好碰上下雨，她跟那个同学洗完澡，一路泥泞地蹬回来，结果比不洗还糟糕。

钢厂也是一个“男儿国”，很少有女工干钢厂的，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，肯定不会下车间，而是在办公室工作，早就被厂里当官的抢跑了，所以钢厂的男青工们也比

较“饿”女人，看见有年轻女孩经过，就会大起胆子上来调笑，女澡堂也经常被人挖了洞偷看，搞得石燕再也不敢去钢厂的澡堂洗澡了。

不去这些地方，不等于就跟这两个地方隔绝了，因为煤矿和钢厂是D市的经济命脉，D市就是因为这两者而兴起的，所以可以说D市就是煤矿和钢厂，煤矿和钢厂就是D市。像师院什么的，完全是外来的，或者多余的。D市没有师院可以存在，但D市没有煤矿和钢厂就不存在了。

所以D市人大多是煤矿和钢厂的工人，或者他们的家属。D市人很“欺生”，好像把D市当成自己的王国一样，对待外地人就像对待侵犯他们领土的异邦异族，有种天生的仇视。D市离C省的省会E市只一百多公里，但D市人说话的口音就跟E市人完全不同，转弯抹角，忽高忽低，不仅土气得要命，还给人又凶又冥顽不灵的感觉。

但D市人偏偏像捍卫自己的国土一样捍卫自己的口音，虽然他们去了E市也竭力操一口E市话，但你外地人到了D市，免不了受到刁难。到商店买个东西，如果你讲普通话，售货员觉得你卖弄；如果你讲自己的家乡话，售货员觉得你老土；如果你操一口D市话，售货员又以为你在嘲笑他。总而言之，石燕每次去市里买东西都不顺利，后来她就不怎么敢去了，她作为女孩子的唯一的娱乐和享受也被剥夺了。

不去市里，就蜗居在学校里，日子也不好过。石燕的寝室里住着十六个女生，八个高低床，把半个教室改成的寝室挤得满满的。学校的澡堂只在冬天开几个月，周一、周三开给女生，周二、周四、周五开给男生。澡堂里没厕所，但人们进了澡堂，听见哗哗的水声，又让热水一激，就特别想拉尿，于是大家都是就地解决，搞得澡堂里永远有股尿骚味。夏天澡堂不开，大家都是在自己楼里的厕所里洗澡，每层楼的厕所里有两个厕坑给填起来了，做成了洗澡间，供大家冲澡用，但楼里没热水，要自己去开水房打了热水，提回来兑了冷水冲澡。

学校食堂的伙食也很糟糕（不糟糕就不叫大学食堂了），石燕以前在高中住读的时候，伙食也不怎么好，但她每周都可以回家去带些菜来吃，现在离得远了，没办法经常回家带菜了，只好吃食堂伙食。也算因祸得福，她一直保持着苗条的身材。

那时想到要在C省师院待四年，她心里就充满了绝望，恨不得退了学回去复读，特别是一年之后她听说有几个去年没考好的同学，跑到外省亲戚家住着，在当地的高中借读一年，今年竟考上了赫赫有名的A大、B大、E大，她悔之莫及。早知如此，真不该到这里来读书的。人家读了这一年，进了名校。她也读了一年，但不过就是从D大的大一读到了D大的大二。

她想退学，然后跟那些复读的同学一样，找个亲戚家住着，到那里去参加高考，就当她那级没跳吧，再考一次年龄应该还不算大。但C省师院为了保证中学师资，对学籍管理有很严格的规定，学生没有正当理由一律不准退学，如果擅自离校的话，以后永远不准参加高考。她打听了一下何为“正当理由”，结果发现几乎没有哪个理由是正当的，除非你得了不治之症，命在旦夕。

这一下彻底完蛋了！她感觉就像一不小心跟人签了卖身契约，从此被人卖进了窑子一样，而且这个窑子还不是一般的窑子，完全是官办的窑子，你有钱都赎不了身。即便你私自从窑子里逃出去，也没人敢收留你，因为官府已经跟各方面打过招呼了，就像在你脸上烫了金一样，谁都知道你是从官府的窑子里逃出来的，谁都不敢收留你，最终你还得乖乖地回到官府的窑子里来。

一失足成千古恨！

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考研究生，唯一的诉苦对象就是黄海，因为黄海也跟她一样苦大仇深，有倒不尽的苦水。但在石燕看来，黄海的苦简直算不上什么“苦”，考上了A大，住在F市那样的大城市里，A大的校园又那么美丽，他还有什么痛苦的？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如果是她去了这么好的大学，她早就笑得合不拢嘴了，还诉个什么苦？

她估计黄海也在心里骂她“无病呻吟”，可能在黄海看来，她又没遭产钳夹一家伙，脸部的骨头又没被夹变形，又没经历失恋的打击，她苦个什么？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如果他长得跟她一样，他早就笑得合不拢嘴了，还诉个什么苦？

她一方面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无法沟通遗憾，一方面又尽情利用这种不能沟通，因为她诉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谁来理解她，安慰她，而是出出气，图个嘴巴快活。如果有名校生来安慰她，开解她，她可能会心生反感：“你当然想得开啰，反正又不是你窝在这么个破学校里，高调谁不会唱？等你落到我这个境地了，再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对待这一切。”

但如果是破校生来安慰她，她又会觉得惨不忍闻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考上一个破校就自满自足了？那今生还能有什么大造化？

于是她跟很多同学都慢慢疏远了，但跟黄海却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。仔细想想，可能是因为别的同学都是诉甜，只有黄海才是诉苦。诉甜的同学进的学校都比她好，所以每当那些同学讲起自己学校的事时，她就很难受，好像人家在向她炫耀一样。

她打不起精神来给他们回信，回什么呢？也把自己的学校生活讲一通？有什么好讲的？就算好上了天，也只是个C省师院，怎么能跟A大B大E大们相比？更何况还没好上天，而是坏下了地。她不想昧着良心把自己的学校夸一通，谁跟谁呀？难道别人还不知道你这学校有多么破吗？她也不想信里对别人的学校表示羡慕和嫉妒，更不想对别人的学校由衷地赞赏几句。总而言之，她不想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比C省师院好的学校，不幸的是，她已经知道一些了，那她至少不想一遍遍听人描述那些学校的好。

她常常是拖好久才回信，回也只简简单单说两句，还常常是不回。慢慢的，大家就不给她写信了。到大二的时候，她那些考进了名校的老同学只剩下黄海还在跟她通信了。

这让她好有一番感慨：以前总听说“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”，那时还以为人们真的是这么趋炎附势，巴结富人呢。现在看来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穷人不是没人问，其实大家还是很喜欢去“问问”穷人的，至少可以向穷人炫耀一下自己的财富，但穷人不想跟那些富过他们的人来往，免得相形见绌。而富人住在深山里，他那大房子和万贯家财如果不拿出来显摆一下，有谁知道？当然要竭力邀请大家去他那里玩，于是就显得大家都愿意跟富人打交道了。

她现在是“穷居深山”，所以从主观上客观上都不愿跟人来往。黄海是她跟名校之间唯一的交往，因为黄海写给她的信很特别，从来没安慰开解过她，每次写信基本都是自说自话，上来就诉苦，诉完了就结束。后来苦诉得差不多了，他们的通信就慢慢脱离自己，脱离现实，变得像社论一样，都是泛泛而谈，诉苦不再是诉具体的苦，个人的苦，而是诉抽象的苦，大众的苦。黄海一般是诉丑人的苦，而石燕就诉充军的苦。两人嬉笑怒骂，恣意妄为，就像是在写日记一样，仿佛唯一的读者就是自己。

那时还没听说过什么电子邮件，两人的通信都是手写邮寄，所有的信件都是送到宿舍楼的看门人那里，然后收信人自己去取。于是大家都知道石燕有个在名校读书的男朋友，她声明了几次，说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大家都不相信，说如果不是男朋友，谁还有那个闲心每周写封信来？

大家都很羡慕她有个名校男友，但大家都不看好这件事，说像他们这样一南一北的，男友迟早会把她丢掉，因为男人花着呢，尤其是这种身居闹市的名校男友，身边该有多少女生围着呀。

她懒得跟那些人解释，也不再声明黄海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反正离得这么远，黄

海就只是一个名校生，雷打不动地一周一封信，多么浪漫，多么诗意啊！

大家一致认为她的男朋友长得很 HANDSOME。那时还不流行“帅”这个词，女生中间也没人敢承认自己好色，所以连“英俊”这样的词都不好意思用。仗着都是学了几天外语的，凡是说不上口的话一律用英语代替，让英国佬们去脸红。所以大家都说她的男朋友很 HANDSOME，可惜班上的同学有很多都发不准这个 HANDSOME 的音，听上去就像是“憨傻”一样。

石燕有了黄海这个“憨傻”的名校男友做挡箭牌，省了不少麻烦，她那些男同学就知难而退了，所以她在校四年，追求过她的男生不超过三个。一个是因为信息不灵通，追了两下才听人说起她的名校男朋友。还好，那人知错就改，校正了自己的准星，调转枪口打别人去了。另一个是个愣头青，傻大胆，偏不信什么名校生的邪，抢上来追了一通，但坐了几次冷板凳之后，也就逃之夭夭了。还有一个是个有老婆的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来打她的主意，被她上了一通道德课，还威胁说要告诉他老婆，结果那人跟她反目成仇了。

她就顶着个“名校憨傻男友”的光环活在别人的羡慕与嫉妒里，时间长了，连她自己也都糊涂了，感觉真的有个名校生在追她一样。她给黄海写信的时候，常常把他想象成某个她很喜欢的电影演员，而她就坐在那里，用笔跟他交谈。她读黄海来信的时候，也把他想象成某个她很喜欢的电影演员，拍片忙了一天，到晚上还记得坐下来给她写几句，她心里就有种甜甜的感觉。

大家猜测黄海长得很“憨傻”，可能是因为他字写得非常漂亮，因为大家对黄海的了解，也就是他的字，而且是信封上的那几行字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黄海写一笔流利的行书，不管写多少页纸，从头到尾都是那么漂亮。但她就不同了，她写的字没有什么体，要说有体的话，那就是她自己的“石体”。而且她写字有个毛病，一开始的几行写得又工整又漂亮，但越往后，她的字就越马虎，结构越来越松散，字体越来越大，每次到了落款的时候，她的字几乎已经完全认不得了。

她经常对黄海抱歉自己的字，说不知道怎的，写着写着就写乱了。

黄海分析说：“有的人才思如涌，笔跑得没思绪快，所以会越写越‘飞’。还有的人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，一板一眼。这样的人可能从头到尾都能把字写好，但他们的思维显然不如前一类人敏捷。”

这个分析让石燕非常开心，后来就更有理由写得飞沙走石了。

每周收到黄海的信，每周跟黄海写信，好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。但她从来没

盼望过黄海的信，因为他在信里也没讲什么非知道不可的新闻，或者什么非听不可的诉苦，而且她知道他每周都会写封信来，所以她有恃无恐。再说她也根本不关心黄海在想什么，不担心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，就算他什么时候停止给她写信了，她也不会觉得遗憾。

突然有一天，她收到黄海一封信，说他自从听了她对 D 市煤矿和钢厂的描述，就对这两个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现在他马上要到 D 市来做社会调查，问能不能顺便到 C 省师院来看看她。

她就像叶公听说真龙要大驾光临一样，吓傻了。

3

石燕不知道那位好龙的叶公如果提前知道真龙要来造访他，会是个什么反应，估计叶公没这么好的运气，因为龙们不讲这些礼节，或者龙们没这么好的通讯工具，总之在石燕的印象里，叶公是被真龙“不期而访”的，虽然突然了一点，对叶公的心脏肯定没好处，但也省掉了叶公事前的焦虑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考虑答应不答应让真龙来造访自己。

她觉得她现在的境况比叶公还糟，因为她事前就得到了通知，说她的“真龙”要来造访她，于是这责任就落到她头上来了。她不得不作出决定，到底让不让黄海到师院来看她，如果让的话，会是个什么后果；如果不让的话，又会是个什么后果。

作为同学，特别是作为一直保持通信的同学，又特别是作为激发了黄海这次社会调查热情的同学，照说她没理由不让黄海到师院来看她。但她怕黄海在C省师院这么一露面，就会打碎她在同学们心目中的那个光环，大家肯定要议论纷纷，说“难怪一个名校生会这么勤勤恳恳地追你呢，原来是因为长得这么丑”。她那几个比较好的朋友肯定会一天到晚在她耳边嘀咕，叫她跟黄海断绝来往。

那她怎么办？向大家声明黄海不是她的男朋友？好像已经太晚了。如果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她以前怎么不声明呢？现在来声明，肯定没人相信了，所以这次是跳进“黄海”都洗不清的了。

她想叫黄海别来师院看她，但她又说不出口。用什么理由？说她很忙？要出差？身体不舒服？好像什么理由都没用，黄海是来搞社会调查的，在D市又不是只呆一天两天，她哪能那么忙，连周末都抽不出空？出差也不能出那么久的差，说身体不舒服更糟糕，他更要过来慰问她了。